

飞地 ARTS

素描
版画
色彩
设计

FEIDI WORKSHOP ARTS

王华祥

一个异军突起的艺术家工厂



河北美术出版社

FEIDI WORKSHOP ARTS

王华祥 著

河北美术出版社

责任编辑：苏征凯

装帧设计：欧凯设计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一个异军突起的艺术家工厂 / 王华祥绘. — 石家庄:
河北美术出版社, 2005.9

(飞地 —— ARTS)

ISBN 7-5310-2051-8/J·1731

I. ①王... II. 王... III. 绘画 — 作品综合集 — 中国
现代 IV. J221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5) 第100059号

飞地 ARTS —— 一个异军突起的艺术家工厂

出版发行：河北美术出版社

地 址：石家庄市和平西路新文里8号

邮政编码：050071

电 话：(0311) 85915035

印 刷：北京嘉彩印刷有限公司

开 本：1/16

印 张：4

印 数：1 ~ 300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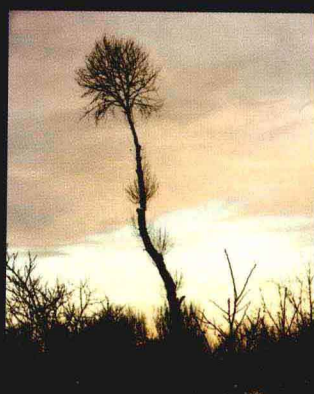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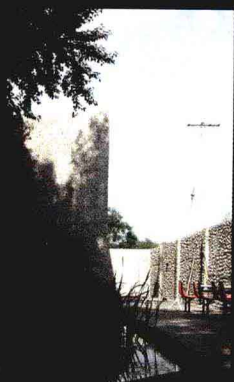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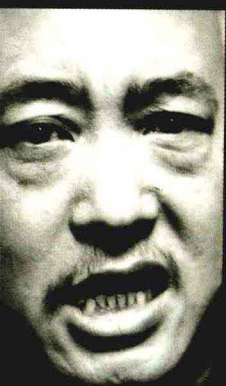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：2005年9月第1版

印 次：2005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：32.00元

飞地办学宗旨

绘画在现代主义之后的衰落是一个不争的事实，它退出了艺术展览、艺术博物馆、美术学院，退出了艺术杂志和报纸的版面。在西方，绘画已经退出了大众的视野。原来专属于绘画的审美功能、装饰功能和教化功能都被电影电视、大众传媒和设计取代了，绘画不再被评论家关注。它就像一个穿着老式服装的弃儿，游离于体制之外和主流艺术之外。在中国，绘画的命运也在随着全球化的步伐走向没落。渴望先进的中国艺术从业者也迫不及待地要脱掉这身旧衣服。因此，我很为它的命运担忧。我决定冒天下之大不韪，反其道而行之，创办一所旨在延续伟大传统艺术的学校，并且试图证明绘画不会死亡，虽然它在某些人心中死亡了，但在更多的人心中不会死亡。绘画不会让人失望，让人弃绝的不是绘画而是从事绘画的生了病的人。绘画的衰落还与轻视造型技术有关，现代人对科学技术非常重视，但在艺术领域却极端轻视技术，这是十分荒诞的，高超的写实技艺其实是绘画的根本，形式变化只是它的枝叶，“皮之不存，毛得焉附？”看不到这一点的人确实应当远离绘画。现代主义对绘画纯形式的探索经验是值得借鉴的，中国的艺术教育应当补上这一课。我决定在古典、现代和未来之间架一座桥，我对绘画的未来充满信心。飞地，正在成为一个异军突起的艺术家工厂。



FEIDI WORKSHOP ARTS

王华祥似中国美术界之崔建、教父：独立、孤行、直言；易得罪老人。

中国美术史有了将错就错的教学法则，这片沃土成长起来的千万弟子，不可泯灭。





目 录

谁是我的敌人	1
技术就像砖石	2
学院的虚伪和俗气	4
素描关系与社会关系	5
个性化栖居，职业化生存	6
王华祥作品	11
高研班作品	29
从“飞地”到飞地	
——王华祥访谈录	35
高考班作品	35
谁都可以心想事成	47
飞地艺术坊培养代理的第一位艺术家	47
王华祥个人简历	56

谁是我的敌人

我的敌人，首先是我自己，然后才是已经去逝的某某某，快要去逝的某某某，正在活着的某某某，正在长大的某某某，正要出生的某某某，正在孕育的某某某。从小我就不太喜欢自己，身体单薄，胆小、害羞、敏感。于是我故意去捡死人的骨头，故意一个人在庄稼地里走夜路，故意找人打架，故意追打毒蛇，故意学习拳击，故意在女孩面前装老练轻浮，故意与强人作对，故意远离人群。就像狗一样，越害怕就越嚷嚷；越恐惧，就越凶狠。我的体态，我的性格，基本上都是朝着与小时候相反的方向发展的：体重88公斤，比较自信，特别自尊，对敌对者有很强的逆反心理，鄙视自以

为是的得势之人。一个在人格上、专业上、智力上不比我优秀的人，在我面前牛X，不是傻X吗？在一个懂得“整体与局部关系”的人面前，表现小人得志态是可怜的，将一种单位的局部的小关系夸大到人生的大关系，是彼等头头脑脑们和我等小职员们最易犯的毛病，将单位放在国家关系中就知道多么微不足道呀！将国家放在世界格局中就知道多片面呀！将当前世界放在历史长河中就知道多短暂呀！的确，无论是作为领导、平民、国家或者世界，我们都应当有一种历史的眼光、整体的眼光和未来的眼光。这样，不管我们的职位和地位如何，灵魂才不至于畏缩和卑微。

技术就像砖石

技术是中性的，它自己并无立场，也不会自己使用自己，它的价值，要靠使用它的人来决定；它的地位，要靠它所制造的产品来决定。就像砖石既可垒故宫，也可砌猪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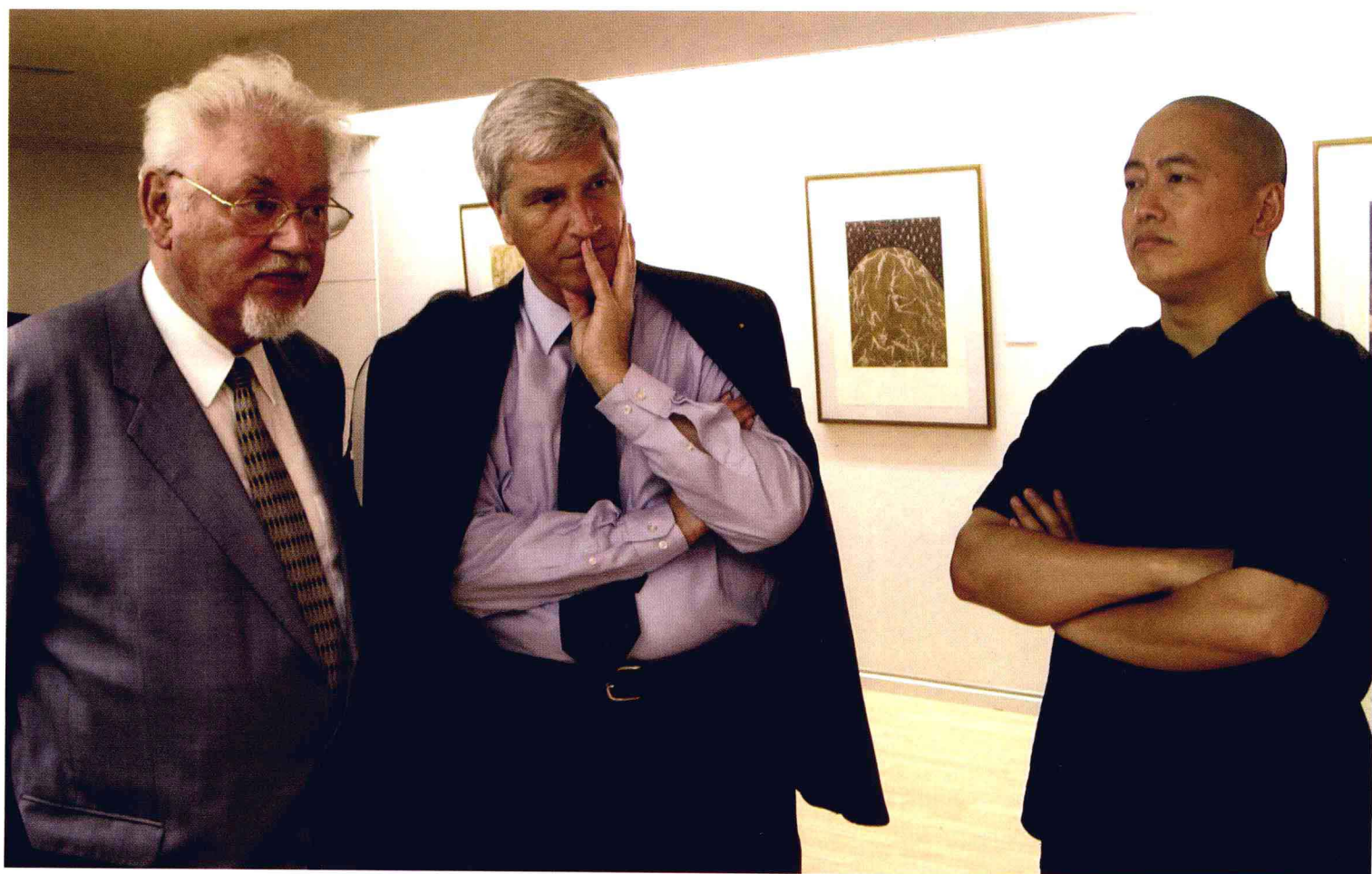
同样的材料，相同的技术，但其身价却有天壤之别。因此，我们不仅要学习技术，而且更要学习如何使用技术。



美国艺术家在飞地作画表演 2004 年



法国艺术家及恩师田世信 2004 年



德国威登纳基金会伍尔夫先生 2004 年



邓平祥先生在飞地讲座 2002年

学院的虚伪和俗气

最可怕的东西不是自私，不是贪婪，而是虚伪和俗气。因为自私与贪婪是可以防备的，而虚伪和俗气却像瘟疫一样防不胜防，在年终述职报告，在各种会议或公共场合，人们可以毫不脸红、毫无愧疚地说谎，可以十分自然地将心里想的与嘴上说的分开，可以冠冕堂皇地讲一套，而又蝇营苟且地做一套。扛着一副名流大腕的脸，怀揣一颗市井小人的心。假酒、假烟、假名牌，不仅侵害消费者，也侵害了真酒、真烟、真名牌；假话、假事、假名家，不仅损害受众，也损害了真话、真事和真名家。俗气的人心中没有未来，也不相信未来；俗气的人不相信法律、道德和良心；俗气的人不相信奉献，也不会奉献。他们不喜欢实干而喜欢捷径，缺少自信却又喜欢攀比。他们既惧怕强盗又忌恨英雄，既胸无大志

又不甘人后，嫌人无，恨人有，最鲜明的特点是势利。现在人们不是经常说环境污染吗？不是说要拯救某些濒临灭绝的动植物吗？我看，由某些人所造成的精神污染并没有引起学院人的警觉，在我们的教育理想、艺术良心、社会责任感和引以自豪的学校，声望正在悄悄变质的时候，我们为什么不想自我拯救，起码要忏悔。我们即使无力阻止他人恶行、虚伪和俗气，但总可以不让自已为恶、虚伪和俗气吧？即使不能让自己完全做到不做恶、不虚伪和不俗气，但总可以保留一些善良、正直和理想的火种吧？否则，知识分子、艺术家自古以来所开创所秉承的价值传统，恐怕就要在我们的身上灭绝了，这绝不是危言耸听。

素描关系与社会关系

学过光影素描的人都知道，在写生当中，整体与局部的关系问题是重要的，甚至是唯一的问题，它们既对立又统一，是一对矛盾体。不同阶级、不同层次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有不同的理解和表现。只重整体而轻视局部的画面是空洞、概念而缺少生气的，这样做不但会使画者扫兴，也会让观者无趣。只重局部而忽视整体的画面是零乱无序，并缺少关联的，这些局部不仅损坏了整体，同时也使每一个局部丧失了价值。我们都知道，没有绝对好或绝对坏的线条，也没有绝对好或绝对坏的调子，局部和整体也没有绝对的好坏，要考察其价值就一定要放在关系当中。作为一个有经验的教师，我十分明了相对性的意义，因此，围绕着相对性，我研讨并制定一整套教学方案，诸如：比上比下，比左比右，比前比后，找连接点（将一条线上的无数点简化为三个或有限的点），连接线分解块面，归纳明暗等等。整体和局部，前者是形而上，是理性，是共性，是永恒；后者是形而下，是感性，是个性，是客观，是此时。虽然多数情况都是大欺小，前者欺负后者，但也有后者造反而打倒前者的。其实，无论谁赢了，都是失败，只有双赢才是赢。个人在社会关系当中的情形，也很象素描中的整体和局部的关系，既充满对抗又必须互相联系。当我们在局部上得意的时候，或许忽略了整体的损失，譬如有些过分喜欢权力和金钱的人，有些媚权、媚势和媚俗的人，他们把一些身外之物看得超过了生活本身

的乐趣，这种人不懂生活，没有生活，更不可能懂艺术和热爱艺术。他们在世俗的算计中是过于整体了。因此，不敢说一句有观点的话，不会做一件“过激”的事，不会尝试一件冒险的活儿，他们的食欲、情欲、性欲都很差，唯有权力欲和虚荣心很强。相反地，他们在人的整体生活中又过于局部了，他们以灭人欲来达到目的。这有多么可悲和可怕，确实，如果一个人能够阉割掉自己的天性，他还能有什么事情做不成呢？不过，我是不会羡慕这种人的，更不会妒忌这种人，不管其权势有多大，不但不会怕他们，我反而还会怜悯他们。

站在一个普通人的立场，我愿意对同阶级的人说点自己的看法：我们每一个人，其实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，你在一种关系中或许卑微，但在另一种关系中你可能很出色。你是行业中的明星，是逆境中的斗士，是蓝天上自由的小鸟，是森林中独来独往的雄狮。你有真正的爱情、亲情和友情。你的思想之门不用上锁，既不怕别人进入，也不怕春光外泄，因为你光明磊落，没有见不得人的东西。即使我们更平常，平常得如同一只蚂蚁，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真正的生活，整天忙吃的，忙用的，忙玩的，这不很好吗？这生活是多么地具体而实在呀！一点也不概念化，我们离那种有名无实的概念化的生活远远的，多幸运啊！应该偷着乐呀！您说是吗？

以色列总统夫人和万纪元先生参观飞地 2004年





与法国新奥尔良官员在一起 1999年

个性化栖居，职业化生存

1995年夏天

1995年夏天，我乘坐一辆白色面包车来到了这个村子，并买下了这座院子——下苑村2号。我来到这里其实十分偶然，在此之前，我已经在这个世界上混了三十二年：贵州乡下10年，县城4年，省城7年，北京王府井11年，南湖渠花家地1年。无论如何，我做梦也不会想到，在京北33公里的地方，会有一个小村子等着我来居住。也没有想到，短短几年之后，这里会变成一个著名的画家村。不过，要把这件事完全归为偶然也不符合事实。我去过很多地方，为什么没有选择其中的某一处定居，而单单在33岁的时候选了这个离城33公里的地方安家呢？宋庄、燕郊、平西府虎峪、门头沟、顺义以及古城旁边的洒上村我都考察过，一些同行住在这些地方，他们也曾拉我入伙，但是，我始终举棋不定。

直到有一天，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，我在洒上村河边的马路上眺望着河对岸模糊的民房，突然间失了兴趣，我原本是用来交钱的（已经跟房东谈好租10年）。我站在雨中，听雨水在雨伞上劈啪作响，眼里和心里一片茫然。这时，来了一辆白色的小型面包车，司机问我去哪里，我说随便。听一个光头男人在这样荒僻的地方，而且还是这种天气说这样的话，他被吓着了，我赶紧解释我是一个画家，想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租间画室，他这才放心了。根据他的建议，我来到了这个村子——昌平上苑乡下苑村。我看上这个地方，可能与我出生的环境有关，我老家在贵州省清镇县鸭池河代家沟。鸭池河是乌江的上游，江的北岸是三峡似的悬崖峭壁，南岸有几个不大的村庄。从小我就喜欢水，随着年龄增大，我对水的感情也与日俱增。我经常站在水边上，望着弯曲着流向远



德国著名艺术家柯拉贝克的画室 2000年

方的河水眼睛发潮，那种感情既悲怆又神圣。后来我意识到自己注定要成为一名画家，因为心里的这些东西只有用画笔才能释放。上苑乡下苑村，它正好坐落在静之湖（桃峪口水库）和京密引水渠的南边，这使我产生了归家的感觉。于是，我毫不犹豫地买下了这个院子。

被废弃的小学校

这是一所废弃的小学校。小瓦灰墙，墙是花墙，（用石头和泥土建造）一共有14间，门窗大部分都已损坏，曾经吊过的顶棚已经脱落，个别地方还残留着一点点，就像河边未融化的冰块。一个老乡在里边养鸡、猪，还有驴。人们看到今天的下苑村2号，难以想像它曾经的样子。如果没有农村生活经历的人，是无法动心把牲口棚变成人的居所的。当时就有朋友劝我别冲动，他们认为这房子拆了当垃圾还要给人工钱。但是，我喜欢。尤其是院中的十几棵白杨树，遮天

盖地，太漂亮了，这不就是人们所说的风景如画吗？1996年春天，我开始着手将猪圈改造成人圈。我请了一些村民来收拾院子，请了几个木匠来装修。一个月以后，七间屋子被收拾出来了，院子里以卵石铺地，在西边还造了一个圆形台子。简单的打理使这个昔日的牲口窝变得有模有样了。我还开了一块菜地，帮我做饭的工人同时兼种菜。从此，我开始了城市和农村的两栖生活。

飞地艺术坊

人的命运真的是早已注定的吗？我可以找出一千种理由来证明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地方，但是，仍然不可能说清楚真正的一个原因。这所院落的前身是一所小学，后来因为搞计划生育使上学的孩子越来越少，于是几个村就合起来共用一所小学，叫做东新城小学，自然而然的那个曾经叫做“上苑小学”的学校就被遗弃了。事隔20年以后，谁都不会想



飞地高研班合影 2004 年



飞地学生合影 2003年

因写《将错就错》而受到排斥，曾因得罪某些权威而遭诋毁，有一阵的确感到很心灰。但是，我要感谢父亲，是父亲的浪漫基因使我迷恋乡野生活，它缓解了我的近视和执着；我要感谢母亲，是母亲的顽强血统使我永不服输，跌倒以后马上站起；我要感谢妻子，是她无私的爱使我的心胸更加宽广，在她身上集中了优秀的女性几种特质：美丽、聪明、勤劳和牺牲精神；我要感谢学生，与他们一起分享艺术和思想的成果是最快乐的事情；我要感谢“敌人”，“敌人”是一个拳击家最好的陪练，是他们激起了我的斗志；我要感谢时代，是时代给了我机会和空间，它令我感受到了什么叫海阔天空。我把人的生存、尊严和人生的自由看得高于艺术。生存是第一位的，其次是尊严。艺术是一个借口，是一个实现自由的借口。真正的人都离不开职业化生存，真正的艺术家都必须有个性化的生活与栖居。在此意义上说，“上苑”艺术家村的出现是一种必然，“飞地艺术坊”的崛起也是一种必然。这些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发生在中国的事情，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。

到，一个来自云贵高原的教书匠兼画家搬到了这里。猪们、鸡们、蜘蛛、老鼠们都被赶走了，只有我很不喜欢的蚊子和我很喜欢的喜鹊还住在这里。三年以后，我在这个院子里建造了一座“雕堡”，再后来，我又把东边的院子买下打通，盖了两栋楼房。而今这几幢房子已经和“飞地艺术坊”一样有名了，它们成了很多美术学子向往的地方。对于这些变化，我只能解释为：是命运和我一同创造了历史。也许在冥冥之中，是上天要我在这里为中国的美术教育做一些事情，是上天要让许多人来参与这个事业。所谓天时、地利、人和，几个条件都具备了，我知道要好好珍惜。

个性化栖居，职业化生存

在生活的道路上，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感受到压力、寂寞、失意甚至绝望，面对困境，每一个人的心理反应和处理办法都不尽相同。生活就像大海，人就像里面的鱼，困境挫折就像水的阻力，但鱼就是靠摇动鳍和摆动尾巴排除阻力前进的。我崇尚抗争的鱼的精神，不以工作为累，不以逆境为苦，不以奉献为亏。既然像鱼一样就应当庆幸生活在水里，正是因为水的阻力，才能练就鱼筋骨的强健，正是因为借助了水的阻力，鱼才能像鸟儿在天空那样自由飞翔。我曾



全军高研班总教头 2001 年



海峡两岸城乡发展研讨会 2004 年